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9

散文卷

(三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9

散文卷

(三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魏、晋、南北朝

孔 融 (153—208)

字文举。鲁国(今山东曲阜)人。灵帝时,历官侍御史、中军侯等职。献帝初平元年(190),因忤董卓,为北海相。兴平二年(195),领青州刺史。曹操迁献帝都许昌,征孔融为将作大匠,迁少府。在许昌,因不满曹操雄诈,多所乖忤,被奏免官。后复拜太中大夫,退居闲职,好士待客,奖掖推荐,声望甚高。终为曹操所忌,枉状构罪,下狱弃市。孔融的文章以议论为主,直抒己见,个性鲜明,气势充沛,辞采富赡,代表作有《论盛孝章书》、《荐祢衡表》。其诗今存5首。原有集9卷,已佚。

论盛孝章书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五十之年,忽焉已至,公为始满,融又过二。海内知识,零落殆尽,惟会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于孙氏,妻孥湮没,单孑独立,孤危愁苦。若使忧能伤人,此子不得永年

矣。

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诸侯有相灭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”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谈士依以扬声，而身不免于幽繫，命不期于旦夕。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绝交也。公诚能驰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书，则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矣。

今之少年，喜谤前辈，或能讥评孝章。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人，所共称叹。燕君市骏马之骨，非欲以骋道里，乃当以招绝足也。惟公匡复汉室，宗社将绝，又能正之。正之术，实须得贤。珠玉无胫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况贤者之有足乎！昭王筑台以尊郭隗，隗虽小才而逢大遇，竟能发明主之至心，故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，邹衍自齐往。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，临难而王不拯，则士亦将高翔远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

凡所称引，自公所知；而复有云者，欲公崇笃斯义。因表不悉。

本篇选自《文选》卷四一。盛孝章，名宪，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器量高雅宏伟，爱重士人，为当时名士，曾任尚书郎、吴郡太守。孙策平定吴会，忌其名望，便把他囚禁起来。孔融与盛交谊深厚，想营救他，就写了这封书信给曹操。曹操让汉献帝下诏征召孝章。惜诏令未到，盛已被杀。

作者先由光阴易逝、交游零落说起，很自然地过渡到盛孝章尚存而处境危殆；进而引《春秋》大义及古人议论，劝说曹操去拯救孝章，并替曹操设想救盛的有利和不救盛的不利。对盛孝章，是一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；对曹操，则是满怀期待，辞意周全。全文语言典雅，恳切流畅，时有疏宕之气。“一副爱士爱交热肠，笔

墨外神韵拂拂”(《古文眉诠》)。宋苏轼亦云:“遥知鲁国真男子,犹忆平生盛孝章。”对信中所表现的孔融的人格和文笔,极为推重。(韦凤娟)

荐祢衡表

臣闻洪水横流,帝思俾乂,旁求四方,以招贤俊。昔世宗继统,将弘祖业,畴咨熙载,群士响臻。陛下睿圣,纂承基绪,遭遇厄运,劳谦日仄。维岳降神,异人并出。

窃见处士平原祢衡,年二十四,字正平。淑质贞亮。英才卓犖。初涉艺文,升堂睹奥。目所一见,辄诵于口;耳所暂闻,不忘于心。性与道合,思若有神。弘羊潜计,安世默识,以衡准之,诚不足怪。忠果正直,志怀霜雪。见善若惊,疾恶若仇。任座抗行,史鱼厉节,殆无以过也。鸷鸟累百,不如一鹗。使衡立朝,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辞,溢气坳涌,解疑释结,临敌有余。昔贾谊求试属国,诡系单于;终军欲以长缨,牵致劲越。弱冠慷慨,前代美之。近日路粹、严象,亦用异才,擢拜台郎。衡宜与为比。如得龙跃天衢,振翼云汉,扬声紫微,垂光虹霓,足以昭近署之多士,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,必有奇丽之观;帝室皇居,必畜非常之宝。若衡等辈,不可多得。

激楚阳阿,至妙之容,掌技者之所贪;飞兔骖褭,绝足奔放,良乐之所急也。臣等区区,敢不以闻。陛下笃慎取士,必须效试。乞令衡以褐衣召见,无可观采,臣等受面欺之罪。

本篇选自《文选》卷三七。祢衡“少有才辩,而尚气刚傲,好矫

时慢物”，与孔融意气相投，结为忘年之交。建安元年（196）孔融作此表向汉献帝举荐祢衡。

全文可分为三段。第一段指出国事维艰，正是举拔特异人材之际。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，详述祢衡才能品行，强调人材难得，可与前贤比美。最后表白荐士的诚意。全表写得文采飞扬，言辞辩丽，颇有纵横家说辞的气势。（韦凤娟）

祢 衡

（173—198）

字正平。平原般（今山东临邑）人。少有辩才，性格傲岸。因拒绝曹操召见，操怀忿，罚作鼓吏。祢衡当众裸身击鼓，反辱曹操。操怒，欲借人手杀之，因遣送荆州牧刘表；又被刘表转送江夏太守黄祖。终因冒犯黄祖被杀。有《祢衡集》2卷，已佚。

鸚 鵡 賦

时黄祖太子射，宾客大会。有献鸚鵡者，举酒于衡前曰：“祢处士，今日无用娱宾。窃以此鸟自远而至，明慧聪善，羽族之可贵，愿先生为之赋，使四坐咸共荣观，不亦可乎！”衡因为赋，笔不停缀，文不加点。

其辞曰：“惟西域之灵鸟兮，挺自然之奇姿。体金精之妙质兮，合火德之明辉。性辩慧而能言兮，才聪明以识机。故其嬉游高峻，栖峙幽深，飞不妄集，翔必择林。绀趾丹觜，绿衣翠衿，采采丽容，皎皎好音。虽同族于羽毛，固殊智而异心。配鸾皇而等美，焉比德于众禽！

于是羨芳声之远畅，伟灵表之可嘉。命虞人于陇坻，诏伯益于流沙。跨昆仑而播弋，冠云霓而张罗。虽纲维之备设，终一目之所加。且其容止闲暇，守植安停。逼之不惧，抚之不惊。宁顺从以远害，不违迁以丧生。故献全者受赏，而伤肌者被刑。尔乃归穷委命，离群丧侣，闭以雕笼，翦其翅羽，流飘万里，崎岖重阻。逾岷越障。载罹寒暑。女辞家而适人，臣出身而事主。彼贤哲之逢患，犹栖迟以羁旅；矧禽鸟之微物，能驯扰以安处。眷西路而长怀，望故乡而延佇。忖陋体之腥臊，亦何劳于鼎俎。嗟禄命之衰薄，奚遭时之险峨。岂言语以阶乱，将不密以致危。痛母子之永隔，哀伉俪之生离。匪余年之足惜，愍众维之无知。背蛮夷之下国，侍君子之光仪。惧名实之不副，耻才能之无奇。羨西都之沃壤，识苦乐之异宜。怀代越之悠思，故每言而称斯。

若乃少昊司辰，蓐收整饬，严霜初降，凉风萧瑟。长吟远慕，哀鸣感类，音声凄以激扬，容貌惨以憔悴。闻之者悲伤，见之者陨泪。放臣为之屡叹，弃妻为之歔歔。感平生之游处，若埏籥之相须。何今日之两绝，若胡越之异区。顺笼槛以俯仰，窥户牖以踟蹰。想昆山之高岳，思邓林之扶疏。顾六翮之残毁，虽奋迅其焉如。心怀归而弗果，徒怨毒于一隅。苟竭心于所事，敢背惠而忘初？托轻鄙之微命，委陋贱之薄躯。期守死以报德，甘尽辞以效愚。恃隆恩于既往，庶弥久而不渝。

本篇选自《文选》卷一三。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门下掌管文牍，黄祖长子黄射敬重祢衡，与之友善。一次宴会上，有人献鹦鹉，黄射请祢衡即席作赋。祢衡执笔迺书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《鹦鹉赋》。

本篇为借物抒怀之作，表面是写鹦鹉，写它的外貌、神态、来历、身世，实际上是抒发才智之士在乱世中的不幸遭遇。尽管鹦鹉“性辩慧而能言，才聪明以识机”，但最终还是被“闭以雕笼，翦其翅羽”，成为供人赏玩的鸟，不能自由飞翔。这里，作者以鹦鹉的命运，比喻自己的命运；以鹦鹉对命运的嗟叹，抒发自己对命运的嗟叹，凄怆哀婉之情贯穿全篇。

文章辞采华丽，语意双关，兼写鹦鹉的特点与人的品性，构思精巧，感情真挚，对后世咏物赋有一定的影响。（吴坤定）

曹 操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让县自明本志令

孤始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。故在济南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迕诸常侍，以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
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，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

后征为都尉，迁典军校尉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。此其

志也。

而遭值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。所以然者，兵多意盛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汴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

后领兖州，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号于九江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衣被皆为天子之制，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，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。答言“曹公尚在，未可也”。后孤讨禽其四将，获其人众，遂使术穷亡解沮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强盛。孤自度势，实不敌之；但计投死为国，以义灭身，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梟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观世事，据有当州，孤复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矣。

今孤言此，若为自大，欲人言尽，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评，言有不逊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势广大，犹能奉事周室也。《论语》云：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可谓至德矣。”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乐毅走赵，赵王欲与之图燕。乐毅伏而垂泣，对曰：“臣事昭王，犹事大王；臣若获戾，放在他国，没世然后已，不忍谋赵之徒隶，况燕后嗣乎！”胡亥之杀蒙恬也，恬曰：“自吾先人及至子孙，积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其势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”孤每读此二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、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子桓兄弟，过于三世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，常以语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：“顾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

出嫁，欲令传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”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，见周公《金縢》之书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

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，又已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，固辞不受；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复以为荣，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。

孤闻介推之避晋封，申胥之逃楚赏，未尝不舍书而叹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灵，仗钺征伐，推弱以克强，处小而禽大。意之所图，动无违事；心之所虑，何向不济，遂荡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谓天助汉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县，食户三万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；至于邑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三县户二万，但食武平万户，且以分损谤议，少减孤之责也。

本篇选自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。这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重要文章，作于建安十五年(210)。当时，曹操“奉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实际掌握了汉朝政权，并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。就在他为进一步统一全国而作努力时，有人说他将篡汉自立，“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”。为此，他写了这篇令(令，上告下的文书)以明心志，并奉还了大部分食邑(让县)。

文章用质朴、坦率、沉着的语言直剖胸襟，毫不矫情作态，故读来剀切感人。他说自己起初只想作一个好郡守；世道混乱，便想隐居乡下，读书射猎；后兴兵讨伐董卓，也不想多拥兵马。——如此再三说明自己的志向本不广。然后，他历数自己的

功绩，历陈古人行事，并以周公自况，申明自己功业虽大，但无代汉自立之心。最后，笔锋转到当前，说“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”，封地可退，兵权不能放弃，充分显示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及军事家的过人胆识和非凡气概。（韦凤娟）

军 谯 令

吾起义兵，为天下除暴乱。旧土人民死丧略尽，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识，使吾凄怆伤怀。其举义兵已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，官给耕牛，置学师以教之。为存者立庙，使祀其先人。魂而有灵，吾百年之后何恨哉！

本篇选自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。献帝建安七年（202）曹操打败袁绍、刘备后，驻军故乡沛国谯县，下达了这道《军谯令》。令中，作者以极其质朴的语言道出自己对遭受战祸的故乡人民的关切之情。“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识”言简意深，不事雕琢，尤令人惊心动魄。文末“魂而有知，吾百年之后何恨哉”，则感情真挚，意蕴深沉。全文虽仅百字左右，写来意思正大，既有位尊者的气派，又不失坦诚亲切的风度。（韦凤娟）

祀故太尉桥玄文

故太尉桥公，诞敷明德，泛爱博容。国念明训，士思令谟。灵幽体翳，邈哉晞矣！

吾以幼年，逮升堂室，特以顽鄙之姿，为大君子所纳。增荣益

观，皆由奖助，犹仲尼称不如颜渊，李生之厚叹贾复。士死知己，怀此无忘。又承从容约誓之言：“殂逝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，车过三步，腹痛勿怪。”虽临时戏笑之言，非至亲之笃好，胡肯为此辞乎？匪谓灵忿能治己疾，怀旧惟顾，念之凄怆。

奉命东征，屯次乡里，北望贵土，乃心陵墓。裁致薄奠，公其尚飨！

本篇选自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。桥玄字公祖，东汉末年官至司徒、太尉。曹操年轻时候曾受到他的提携推重，所以成大业后对他心怀感激之情。建安七年(202)、曹操回故乡时特意经过桥玄故里，到其坟前祭奠，并写下这篇祭文。全文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。作者在三言两语，泛述桥玄美德之后，就集中笔墨记叙往昔桥玄待己的笃厚。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桥玄“车过三步，腹痛勿怪”的戏言，这琐细小事，既见二人交谊的深厚，又很自然地引出今日祭奠的下文。当年的戏言，竟成事实，作者站在桥玄坟前，怎能不黯然神伤呢。(韦凤娟)

与荀彧论郭嘉书

郭奉孝年不满四十，相与周旋十一年，险阻艰难皆共罹之。又以其通达，见世事无所疑滞，欲以后事属之，何意卒尔失之，悲痛伤心。今表增其子满千户，然何益亡者！追念之感深。且奉孝乃知孤者也；天下人相知者少，又以此痛惜。奈何奈何！

追惜奉孝不能去心。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。又人多畏

病，南方有疫，常言“吾往南方则不生还”。然与共论计，云当先定荆。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，必欲立功分，弃命定。事人心乃尔，何得使人忘之！

本篇选自《三国志·魏志·郭嘉传》裴松之注。荀彧字文若，郭嘉字奉孝，均曹操得力谋士。郭嘉初从袁绍，因绍好谋无决，难于成事，由荀彧推荐，乃归附曹操。郭嘉多谋善断，通晓军事政治，曹操很器重他，然而却在建安十二年（207）随曹操平定乌桓时死于军中，年仅38岁。郭嘉死后，曹操极为悲痛，致书荀彧，陈述追悼之意。

文章先从久共患难，通达世务和了解自己这三个方面盛赞郭嘉，随后，又着重追忆郭嘉对自己、对国事的忠诚，于反复申说中，将无比“痛惜”之情娓娓道出，词意诚挚，十分感人。所以，赤壁之战后，曹操曾极其伤感地叹息道：“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！”（韦凤娟）

王 修

字叔治。营陵（今山东昌乐东南）人。初为袁绍属下即墨令，后归曹操，官至大司农郎中令。

诫子书

自汝行之后，恨恨不乐，何者？我实老矣，所恃汝等也，皆不在目前，意遑遑也。

人之居世，忽去便过。日月可爱也！故禹不爱尺璧而爱寸阴。时过不可还，若年大不可少也。欲汝早之，未必读书，并学作人。汝今逾郡县，越山河，离兄弟，去妻子者，欲令见举动之宜，效高人远节，闻一得三，志在善人。左右不可不慎，善否之要，在此际也。行止与人，务在饶之。言思乃出，行详乃动，皆用情实道理，违斯败矣。

父欲令子善，唯不能杀身，其余无惜也。

本篇选自《全后汉文》卷九四。这是王修写给儿子的一封信。信中先以珍惜光阴相勉，然后告诫他慎于接物，宽以待人。全文义正词严，期望殷切，一片慈父爱子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。特别是文末三句，更是责之愈严，而爱之愈深愈切。（韦凤娟）

周 瑜 (175—210)

字公瑾。庐江舒县（今安徽舒城）人。为孙策属下建威中郎将，助策创立江东政权。策死，与张昭同辅孙权，任前部大都督，曾在赤壁大败曹操。

疾困与吴王笺

瑜以凡才，昔受讨逆殊特之遇，委以腹心。遂荷荣任，统御兵马，志执鞭弭，自效戎行。规定巴蜀，次取襄阳，凭赖威灵，谓若在握。至以不谨，道遇暴疾，昨自医疗，日加无损。人生有死，修短命矣，诚不足惜。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复奉教命耳。

方今曹公在北，疆场未静，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。天下之事，未知终始，此朝士肝食之秋，至尊垂虑之日也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傥或可采，瑜死不朽矣。

本篇选自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。这是周瑜病危时写给东吴君主孙权的一封奏本。作者先说自己受国恩遇，矢志报国，不幸病势日重，不能再辅佐吴主平定西土，深感遗憾。接着讲到正题：国事多艰，他推荐鲁肃代替自己，以成大业。

全文言辞简练恳切，足见一代名将“微志未展”的遗憾，和关心国事的忠勇之情。（韦凤娟）

陈 琳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为袁绍檄豫州

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。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，忠臣难以立权。是以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立非常之功，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。曩者强秦弱主，赵高执柄，专制朝权，威福由己；时人迫胁，莫敢正言，终有望夷之败。祖宗焚灭，污辱至今，永为世鉴。及臻吕后季年，产、禄专政，内兼二军，外统梁、赵，擅断万机，决事省禁，下陵上替，海内寒心。于是绛侯、朱虚，兴兵奋怒，诛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故能王道兴隆，光明显融。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。

司空曹操，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馆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。父嵩，乞丐携养，因赃假位，舆金辇璧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赘阉遗丑，本无懿德，獠狻锋协，好乱乐祸。幕府董统鹰扬，扫除凶逆，续遇董卓，侵官暴国，于是提剑挥鼓，发命东夏，收罗英雄，弃瑕取用，故遂与操同谄合谋，授以裨师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佞短略，轻进易退，伤夷折衄，数丧师徒。幕府辄复分兵命锐，修完补辑，表行东郡，领兖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奖蹙威柄，冀获秦师一克之报。而操遂承资跋扈，肆行凶忒，割剥元元，残贤害善。故九江太守边让，英才俊伟，天下知名，直言正色，论不阿谄。身首被梟悬之诛，妻孥受灰灭之咎。自是士林愤痛，民怨弥重，一夫奋臂，举州同声。故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彷徨东裔，蹈据无所。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，且不登叛人之党；故复援旌擐甲，席卷起征，金鼓响振，布众奔沮。拯其死亡之患，复其方伯之位，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，而有大造于操也。

后会鸾驾反旆，群虏寇攻。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离局，故使从事中郎徐勋，就发遣操，使缮修郊庙，翊卫幼主。操便放志专行，胁迁当御省禁，卑侮王室，败法乱纪，坐领三台，专制朝政，爵赏由心，刑戮在口。所爱光五宗，所恶灭三族，群谈者受显诛，腹议者蒙隐戮。百寮钳口，道路以目。尚书记朝会，公卿充员品而已。

故太尉杨彪，典历二司，享国极位。操因缘睚眦，被以非罪，榜楚参并，五毒备至，触情任忒，不顾宪纲。又议郎赵彦，忠谏直言，义有可纳，是以圣朝含听，改容加饰。操欲迷夺时明，杜绝言路，擅收立杀，不俟报闻。又梁孝王先帝母昆，坟陵尊显，桑梓松

柏，犹宜肃恭。而操帅将吏士，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掠取金宝，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所过騷突，无骸不露。身处三公之位，而行桀虏之态，污国虐民，毒施人鬼。加其细政苛惨，科防互设，譬缴充蹊，坑阱塞路，举手挂网罗，动足触机陷，是以兖、豫有无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历观载籍，无道之臣，贪残酷烈，于操为甚。

幕府方诘外奸，未及整训，加绪含容，冀可弥缝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潜包祸谋，乃欲摧桡栋梁，孤弱汉室，除灭忠正，专为梟雄。往者伐鼓，北征公孙瓒，强寇桀逆，拒围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阴交书命，外助王师，内相掩袭，故引兵造河，方舟北济。会其行人发露，瓒亦梟夷，故使锋芒挫缩，厥图不果。尔乃大军过荡西山，屠各、左校皆束手奉质，争为前登，犬羊残丑，消沦山谷。于是操师震慑，晨夜逋遁，屯据敖仓，阻河为固，欲以螳螂之斧，御隆车之隧。幕府奉汉威灵，折冲宇宙，长戟百万，胡骑千群，奋中黄、育、获之士，骋良弓劲弩之势。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济、漯，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，荆州下宛、叶而掩其后，雷霆虎步，并集虏庭，若举炎火以焞飞蓬，覆沧海以沃燂炭，有何不灭者哉！又操军吏士，其可战者，皆自出幽、冀，或故营部曲，咸怨旷思归，流涕北顾。其余兖、豫之民，及吕布、张扬之遗众，覆亡迫胁，权时苟从，各被创夷，人为仇敌。若回旆方徂，登高岗而击鼓吹，扬素挥以启降路，必土崩瓦解，不俟血刃。

方今汉室陵迟，纲维弛绝，圣朝无一介之辅，股肱无折冲之势，方畿之内，简练之臣，皆垂头搢翼，莫所凭恃，虽有忠义之佐，胁于暴虐之臣，焉能展其节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，围守宫阙，外托宿卫，内实拘执，惧其篡逆之萌，因斯而作。此乃忠臣肝脑涂地